

# 赶船咏叹调

吴春明



赶船，是海岛独有的民俗符号，一个“赶”字演绎着海岛交通的艰辛和无奈。

“他二叔赶船去吗？”

“是呀，去县里置办点渔具。”

“他大姑，您急三火四去干嘛呀？”

“大口有船去长岛，我要赶船去看孙子了。”

“快走！快走！船好开了。”

……

这样的对话在海岛来说已属家长里短的一部分，也是海岛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海岛的交通受天气制约，几天不通航是家常便饭，人们出岛进岛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

## 一

我小时候在砣矶岛长大，就喜欢跟着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去码头接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船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只是看到那么多人上上下下觉得好玩。船来了岛里就会热闹几天，商店里也会增添许多新鲜东西，或是蔬菜、水果、猪肉，或是小人书、玩具。当然，最主要的还能看到放映员带着胶片来了，就兴奋地赶紧催着母亲晚上早点做饭，好去大操场占个好位置。

不过，那个时候海岛的渔业比较发达，各个渔村都有大马力捕捞船，它们既是渔村经济的主要动脉，也是交通运输的最好补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到建筑材料，小到粮食蔬菜全靠这些船运输，人们出岛进岛也可以搭个顺风船。

## 二

记得2008年春晚有一个节目，是孙涛和黄晓娟表演的小品《军嫂上岛》，就是以海岛军嫂为原型，讲述了春节期间几个军嫂去了一个小海岛探亲的故事。几经周折到了县城，偶遇台风隔了数日，天气刚刚好转就搭乘上了一艘部队补给舰，舰艇一路劈波斩浪靠近了那个小岛，但因风浪太大，码头又小，船一旦硬靠，就会有船破人亡的危险，船长只好下令原路返回。望着近在咫尺的丈夫，站在船上的军嫂们抱着孩子大声呼喊丈夫的名字，

## 三

说起赶船，我有一次记忆犹新的海上历险记。

那是1990年冬天，我去砣矶岛出差，办完事遇到大风天气，连堵三天，听天气预报，几天之内也没有希望通航。归心似箭，托朋友到处打听是否有便船，等到第五天，听说有渔船要去县城上坞（修船），立马动身赶到磨石嘴码头。镇里送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听到，要出岛的是一对渔船，其中一只无动力，也就是说一只好船拖着一只坏船，劝我们还是放弃吧。我听后心里一阵胆怯，站在码头上，望着浪涛滚滚的大海，最终还是咬着牙跳上了船。

船一拐出港口，迎面就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巨浪扑来，船如一片树叶在浪中颠簸。此时缩在船舱里的我，几个浪涌就现了原形，胃里一阵痉挛，头探在舱外苦胆水都吐光了，那个时候

长岛百余岛屿中，有居民居住的有十个，按地理位置分为南五岛和北五岛。如今，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有班船往返于几个居民岛之间，海上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善。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岛只有一艘“鲁民”客船跑北五岛，两天一个班次，早上从蓬莱出发，到达最远的北隍城已是傍晚。冬季常常停航，一停就是几天，甚至十几天。有顺口溜为证：“长山岛，小而精，一条马路六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一辆客车常跑空，一条客船常避风。”一停航，别说吃上鲜肉、鲜蛋了，就是蔬菜也常常断顿。当家的冬储菜——白菜和萝卜也不敢大手大脚上桌，只能搭配着咸鱼和各种自制的鱼酱、虾酱调剂

我刚参加工作时常常去市里开会办事，遇到大雾和大风天气，客船停航是常态。尤其是冬季，遇到急事出不去进不来，干着急上火，真是“望洋兴叹”。只能跑到部队码头碰一碰运气，看有没有部队执行任务的便船，听说可能有，就耐着性子等，等了上午等下午，直到人家说真没有了才死心。数九寒天，站在码头上，避风的地方也没有，离远了又担心船赶不上，所以身上基本上都是部队冬季装备——棉帽、军大衣、里面穿着毛衣绒裤，最重要的是大头鞋，里面必须是带毛毛的，特别沉，但也特别暖和。如果没有这些硬家伙，站在登陆艇后面几个小时，能把人冻成冰棍。

那个时候人的胆子也大，只要船

码头上一个连的军人在风雪中列队敬礼……情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也是守护海疆、奉献海岛几代军人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故事还出现在电视剧《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去一个驻扎在海岛的边防要塞上任了，安杰拖着两个儿子第一次踏上了寻夫之路。没想到遇上了台风，堵在蓬莱一个星期。作为首长的家属，安杰一边在心里恨着丈夫，骂他是个大骗子，一边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好不容易通航了，安

想死的心都有。眩晕中我冲出舱外，匍匐在船尾的一团渔网上。风像和我有仇似地围着船打转，嘴里吹着响笛，寻找着我下手，恨不能把网连根拔起，让我滚进浪涛中才肯罢休。那个时候哪里还顾得脸面、顾得脏不脏，一切听天由命了。一对船就像刚刚步出酒馆的醉汉，摇摇晃晃开进了庙岛塘。但因为船拖船，浪又大，航道周围还布满了养殖架，几经周折才靠上码头。平时一个半点的航程，生生跑了近五个点，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家里人都急疯了。船上两个渔民大哥架着我，把我拖下了船，寒冷加晕船让我大病了一场，在家躺了一天一夜才回过病来。

其实，生活在海岛的人谁没有一段难忘的“赶船”经历呀。如果让一位上了岁数的“老海岛”讲，恐怕三天三

一日三餐。

每当客船来岛，人们就像看娶媳妇似的，男女老少，一齐涌向码头。船拉着响笛气喘吁吁地靠了岸，船舷边上立马就热闹起来。上面的大声喊着往下递东西，下面的仰着脖子一边应着，一边接着，不小心把东西掉到海里的大有人在。各岛居民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久别的重逢，亲昵的呼喊，反复的叮咛，都在一声汽笛中变成了依依不舍挥手作别的场景。有事的匆匆忙忙，无事的也要赶到码头去看看，开开眼界，听听新闻，谁出去干什么，谁家又来客了，即使“事不关己”也会热情地关心一下，仿佛是自己家来了亲戚一样激动。

敢开就敢坐，什么渔船、运输船、登陆艇、小舢板、摩托艇，什么天气也不怕，晕船晕得像条“死狗”也不长记性。船上也不收费，整个海岛就像一家人一样。

如果你要去北五岛，那就要提前做好功课。停了几天后通航了，码头就热闹起来，人来车往，大包小包，熙熙攘攘。船从蓬莱始发或许早就满员了，根本就不靠长岛，有些人有急事只能先去蓬莱坐始发航班图个保险。尤其是春节前那个时段，船每停靠一个岛，舱门一开，下船卸货的、上船运海鲜的，接客的、送客的，喊叫声、骂街声乱成一团，有的人手里明明举着一塑料袋东西，下了船一看袋子早被挤破了，举了个寂寞下船。

杰晕船吐得死去活来，被战士搀扶着拖下了船，一只漂亮的皮鞋也掉进了海里。

写到此，我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个真实故事。那个时候我在大钦岛乡工作，有一年冬天，搭驻军的一艘登陆艇返回乡里，一个从农村来看望当兵儿子的老大娘，颤颤悠悠被扶下了船，蹲在地上呕吐不止。我们一起上了车，老大娘紧紧拽着儿子的手，说：“儿呀，咱回去不坐船行吗？”一车人都笑了，唯有当兵的儿子背过了脸。

夜也讲不完。

船，是渔家人游走的房子，是渔家人生活的命脉，是渔家人永远的根。回忆起来，在乡镇工作四年期间，听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赶船”了。

亲情所在，乡音十足。

2000年左右，国家开始对海上安全高度重视起来，取消了地方上的登陆艇，所有运输船、渔船不许载客。海上生产必须配备救生衣、专用手机等设施。各个港口都安装了摄像头，海洋监督管理部门24小时全方位监护着海岛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生命重于泰山，如今“赶船”的吆喝声越来越少了，但遇到大风天、大雾天后，渔村的大街小巷还会响起此起彼伏的“赶船”声。这是海岛独有的生活咏叹调，也是传递亲情、踏浪而行的渔家号子。

## 诗歌港

### 母亲的调色盘

商莉莉

母亲的晚年  
是斑斓夺目的调色盘  
晨雾未散尽时  
她的画架已立在窗前  
老花镜下的眼睛  
比晨光更亮  
画笔在宣纸上行走  
像起舞的彩凤  
工笔的花鸟  
写意的山河  
一笔一画，都是对自然的眷恋  
七十岁的时光，在这里五彩生辉

开窗迎来朝霞  
八十岁的银针  
穿梭在经纬之间  
骏马在绣布上奔跑  
牡丹在指缝间开花  
把春天绣上窗棂  
还把秋天织进白纱  
每一针，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每一线，都是对岁月的礼赞  
暖阳映着她的白发  
调色盘里又多了芳华

夕阳映照西窗  
在宣纸上晕开  
九十岁的墨香  
《千字文》的字迹  
“颜肥柳瘦”的运笔  
从生涩到从容  
她像个小学生  
捧着字帖问东问西  
那些陌生的字，不熟的诗  
在笔下慢慢扎根  
长成一片墨色的森林  
调色盘里有了最坚实的颜色

独居的日子  
她把孤独酿成五彩  
从画笔到绣针  
从墨香到书香  
她的生活  
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  
每一种色彩都闪耀光芒

病床上的她  
衰弱如枯草  
但笑容比阳光更暖，比星光更灿  
病痛的利刃  
刻下深深的疤痕  
却从未折断她飞翔的翅膀  
两次手术的磨砺  
让灵魂更加坚韧  
如同寒冬腊梅  
在冰雪中绽放生命的芬芳

九十六年的时光  
刻下深深的年轮  
每道皱纹都是勋章  
记录着坚韧与勇敢  
她以乐观为笔  
饱蘸生命的汁液  
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绘出绚丽的晚霞